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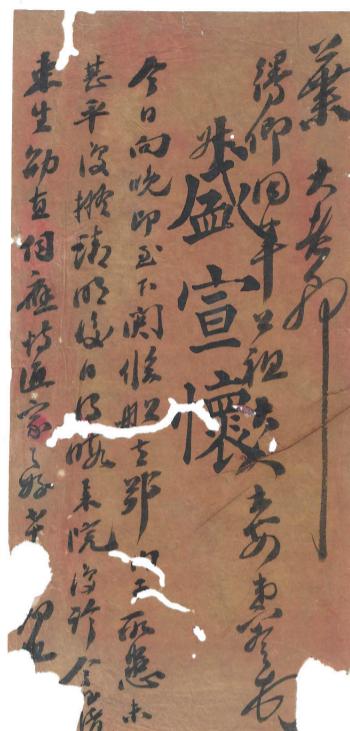
张謇的一页借片便条

◎赵鹏

清光绪二十三年(1897)还在正月里,张謇就赶前把家中扫墓祭祖的事办好,等到二月十八日,他就在常乐动身外出了。他此行的目的应该有二,一是为筹而未成的纱厂奔走多方,二是去江宁(南京)文正书院处理一些事务。一年前,他应聘出任文正书院山长,在那儿并未逗留多久,所以这次准备住一段时间。正因为如此,他把徐夫人也带上了。这或许还是徐夫人第一次出远门,以前她一直在常乐家中主持中馈。

张謇此行,先到的是上海,十天后再往江宁,到后就即住在文正书院,这时是二月二十九日。或许旅途劳顿,到江宁后徐夫人就病了。照张謇日记,三月六日记“内子服周选楼药”,而又记:“内子服叶曼卿同年药”。周选楼大概是个职业医生,此后张謇侄儿亮祖患病,他还曾受请为之诊治。至于叶曼卿,却应该说是个官员,只是精通医术而已。他大名叫叶意深,曼卿是他的字,或写作曼卿。他是浙江慈溪人,光绪十五年(1889)中举,初为江苏候补知县,曾被调赴台湾,署任过知县,后又调回江苏继续候补。张謇在初任文正书院山长时,就与叶曼卿相识。叶比张謇大七岁,正是留滞于江宁等候补缺的时期。

三月十二日,张謇为建厂事将往武汉谒见张之洞,看到徐夫人尚未痊愈,行前写一便条约请叶曼卿再来诊治。最近有幸看到这个便



张謇用盛宣怀名帖写给叶曼卿的便条

条,见其竟写在盛宣怀的名帖上。以前人爱惜纸张,便条短信等那种非正式函札往往就写在用过的名帖上。这是一种废物利用,而这种形式则叫作“借片”,即借已废的名片(帖)当信纸用。这回在上海,张謇为纱厂事与盛宣怀有接触。因为是第一次打交道,见面互换名

帖,张謇因此才会有盛宣怀名帖。张謇对盛宣怀的印象不佳,所以要写便条,顺手就把这名帖给用上了。

张謇这个便条有些蛀损,所幸根据残存的笔画能把文字补回。此将全文录于下:

今日向晚即至下关,候船去鄂。内子所患未甚平复,拟请明后日得暇来院复诊。令侄婿束生劭直伺应,特通家之好,幸□却也。漫卿同年公祖大人大安。弟謇顿首。

(叶大老爷)

信上的“叶大老爷”四字不属于信的正文,那是指示送信人把信送给谁的。信中写得明白,张謇赴武汉后,是让其侄婿束生劭直代为照应徐夫人的。束生劭直是江都人,张謇三兄张謇的大女婿,当时正在文正书院就读。束生劭直的父亲束畏皇与张謇有至交,所以张謇说他与束氏有“通家之好”。本句“却”字上面一字已缺失,根据文意,当是“不”或“未”字,这一句是说:仗着张束两家有着世交,现让束生劭直来照应徐夫人,幸好他也没有推却。至于请叶曼卿“得暇来院”,这个“院”当然就是文正书院了。

一个月后,张謇接了梁氏、吴氏两妾室来江宁,并让徐夫人回里。猜想是让这两人接代徐夫人的事务,让其在家养病。再隔一月,也在文正书院就读的侄儿亮祖,因误服药而大呕吐,张謇还曾延请叶曼卿来诊治,想来其医术还是有一套的。



潘荫东为《印香图稿》写序

◎徐继康

近日翻看《印香图稿》,看到其中有潘逢泰写的一篇序。文中记述石港丁月湖生平艺事,肯定他“法以手摹印香炉式,图而谱之”是一个重要的“创制”。特别提及丁氏“往岁一游沪上”,为他人序文所未载。这篇序文为后世研究丁月湖与印香炉提供了一些颇有价值的史料。

此潘逢泰何许人也,丁月湖为什么请他写序?细读本文落款,为“光绪五年岁在屠维单閼圉如之月上浣,五山寄樵潘逢泰撰”。下钤“逢泰”白文印与“保之”朱文印,可知这个潘逢泰又叫潘保之。突然想起,此人应该是晚清民国时丰利场的名士潘荫东。

查《潘孝端先生年谱》,谱首果然有“以谱次取名永贵,应试名逢泰,字保之,自号五山寄樵。因避远祖讳更名荫东,晚号樵叟,居如皋丰利场”的记载。再据潘荫东次子潘恩元的乡试朱卷,潘氏始祖大五公名逢辰,潘荫东就是避他的名讳。光绪十五年(1889)十月,四十三岁的潘荫东自京师归后始改今名。此文写于他三十二岁时,尚未更名,此署“潘逢泰”即是明证。关于“五山寄樵”的来历,他曾说:“余婺人也。祖父以木商侨江北,余始于通郡应学使试。狼岫英华,藉分采撷,爰自号‘五山寄樵’。”又云“自附列通庠,号‘五山寄樵’”。同治三年(1864),他以静海乡籍应试,列名于庠,附通学。所以,潘荫东在十八岁时就号“五山寄樵”了。

在《潘孝端先生年谱》的“戊寅三十二岁”条文中,只有两行字,一为“阅《资治通鉴纲目》”,一为“三月初六次女庄芬生”。潘荫东著《樵叟集》八卷,又有《樵叟外集》二卷,收二十八岁后的诗文多篇,而此文没有收入其中。其年谱由儿子潘肇元、潘恩元撰写,诗文集由孙辈编辑,看来潘氏后人对潘荫东与丁月湖的这段交游并不知晓,此篇可以称得上是他的佚文了。

此序完成的一年半后,五十岁的丁月湖与世长辞。此后,潘荫东奔波不息,他创办丰利小学,署高邮学正,出任丰利教育会会长,赈灾保甲,育婴办学,董地方事,热心社会公益,与张謇、张謇、徐琪、沙元炳交游往来,但他与石港的缘分并没有结束。辛亥(1911)十月,海盗侵犯丰利,潘荫东率家人移居石港场,将暂寓之所命名为“樵寄楼”,写有《樵寄楼杂咏》《忆樵寄楼寄感》诸诗。在石港,他曾去文天祥祠、樵珊浦等地探访。“寄托得一枝,好访樵珊异。樵珊浦茫茫,穷途一雪涕。”此时的他垂垂老矣。他有没有去丁氏爱吾庐缅怀一下故友呢?已不得而知。想当年,他与丁月湖,一个是乡试第三名的年轻举人,一个是名满江东的名士,他们把酒论文、品香赏炉,是何等的意气风发!

这篇文采斐然的序文,就是他们纯真友谊的见证。



纺织管理处

◎徐庚起

第一次世界大战后,纱厂黄金时代已过。大生厂未能在旺盛时期多提公积金以备不虞,又为各盐垦公司所累,代负近五百万元的巨额债务。1921年年初,大生内部已感现金周转不灵,如不发薪,又恐外面空气更坏,因此,一边发薪,一边增资,希图从增资中来抵补发薪的现金而可能有余。但是到了1921年旧历年关,上海银钱业都不允将放款转期,不但旧欠无法清偿,而一纱厂机器的转动,需要棉花原料和工资、食用等开支,必须要一笔大额流动资金。银钱业若停止往来,纱厂便要停工,停工损失更大,更有破产之虞。势不得不向债权人低头,求得一维持开工的办法,因此,乃有成立纺织管理处的计划。

当初的计划,是在一个总管理处的名义下,内分纺织、盐垦、实业三个管理处。纺织、盐垦,顾名思义,便可知其范围。实业则包括除纺织厂和盐垦公司外的各实业公司,如面厂、油厂、铁厂、内河小轮、外江轮步等。但各公司性质不同,原系各自负责,实际上无统一管理的必要。当时,虽由张謇函聘徐积余为实业管理处处长,但该处并未

成立,徐亦未就职。盐垦管理处处长为江知源,当另行写述,不在此篇范围之内。

上海银钱业的目的,专注于纺织管理处。因为他们已陷入大生一笔大量资金无法拔出,而张謇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和势力,又不敢公然逼他。他们想用一套手法,表面上尊重张总理,实际上管理大生,掌握业务实权,借款方不落空。

张謇在南通以创办实业、教育、慈善、公益诸事业,总括之为地方自治事业为标榜,名义正大,很有号召力。他常说办实业是为了地方自治事业。他的大生厂总理可以不做,但地方自治不能一日停顿。言外之意,大生厂必须补助地方自治事业的经费,大生厂必须要维持开工的。上海银钱业既不敢且不能以对待一般债务人的手段对付大生,只得逼着大生沪事务所的负责人吴寄尘商量办法。吴是大生沪事务处主任,即等于张謇的驻沪代表人。大生的债务是吴一手向上海银钱业借贷而来的,责无旁贷,当然他是不得不支持上海银团所希望成立纺织管理处的办法。这办法表面上是辅助张

总理整理一切,实际上是接受业务管理权。

为什么要找徐静仁做纺织管理处处长呢?徐静仁是张謇一手提拔起来的人。张做盐政总理时,徐做科长,从此发迹发财,陡然成了实业家,在上海开办了溥益纱厂,时机顺利,又办溥益二厂;最后溥益以失败告终,抵偿债务与上海中甫银行。在大生失败时,徐的牌子还好。徐自负善于经营,笑张謇是书生。他和张謇不睦,常说张謇的坏话。上海银团也忌张謇操大生厂业务实权。原来,张謇是兼大生一厂营业所长,大生各厂卖纱开盘都由张謇主持支配。上海银团认为徐静仁是做纺织管理处处长的适当人选,因为徐是张謇的旧部,推荐他张謇是容易同意的。同时,银团要求张謇辞去营业所长的职务,则业务大权方可统一于处长之手。张氏兄弟完全同意,由张謇函聘徐静仁任纺织(漏“管理”两字——编者)处处长,张謇辞去大生一厂营业所长,徐静仁不常驻南通,派吴锡嘉为总会计,驻厂办事。各厂内部重要部门各有负责新职员派往。此后,大生厂的业务大权便为债权银团所监督管理了。